

当代神话——原型批评视角下《尘埃落定》研究

蔡嘉怡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摘要：文章采用神话人物中的“阴影原型”原型和“英雄原型”原型，神话情节原型中的“替罪-献祭”原型和“流浪”原型分析阿来《尘埃落定》这一文学作品，进而深层次地理解作品中的深层结构和深层内涵。

关键词：原型批评；《尘埃落定》；神话原型

荣格和弗莱分别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和《作为原型的象征》中界定了原型的概念。荣格称原型是反复发生的领悟的典型模式，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基本原型意象。^[1]弗莱称原型为文学艺术中典型或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们不仅连接了一首诗与其他作品，还体现了每位诗人所认为的独特或创新的表达。^[1]原型涵盖了意象、细节描写、情节和人物四大类型，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简而言之，原型批评从神话出发，宏观地审视文学艺术内在的相似性，即其固有的结构、模式与原则，从而全面探索文学类型的普遍特征和演变规律。

[1]

下文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来对阿来的《尘埃落定》这一作品进行解析，用神话人物中的“阴影原型”原型和“英雄原型”原型，神话情节原型中的“替罪-献祭”原型和“流浪”原型进行分析，以期能够深层次地理解作品中的深层结构和内涵。

1 《尘埃落定》的神话人物原型

1.1 阴影原型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具备四种重要的原型：人格面具、阿尼玛、阿尼姆斯和阴影。阴影原型被视为是众多人格中最低劣、最接近动物的部分，由它萌发出的深藏的、可能导向不道德和破坏性行为的本能冲动，常常被视为罪恶的根源。^[2]

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塑造的人物麦其土司可以说是阴影原型的置换变形。在小说中麦其土司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康巴藏族首领，拥有自己的官寨、土地和人民，是自己领地内的最高统治者。身为权力的掌管者，对权力占有欲正是麦其土司“土司权威”人格面具下的阴影。在确立继承人问题上，麦其土司先是考虑立大儿子为继

承人，后因“傻子”二儿子在任务中的出色表现而动摇。但又因二儿子在饥荒中的出色表现深得民心而忌惮，在确立继承人这一事上甚至默许两个儿子自相残杀。最后麦其土司决定将大儿子确定为继承人，而后大儿子被刺杀身亡，麦其土司又重新成为了领地内的最高统治者，并将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统治的二儿子长久的留在边地，以稳固自己的权力。

对欲望的原始占有欲和对财富的贪婪也是麦其土司“土司权威”人格面具下的阴影。麦其土司因垂涎于查查头人妻子央宗的美貌，而指使查查头人的管家多吉次仁将其射杀，并给查查头人扣上了谋反的罪名。在查查头人和多吉次仁都被杀害，自己抱得美人归时，麦其土司心里想的却是“查查头人就是不该有这么漂亮的老婆，同时也不该拥有那么多的银子”^[3]。

1.2 英雄原型

英雄角色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体系中都有出现，可以说是神话创作中的一个核心的原型人物。英雄原型出现时，原始人类不再甘心完全臣服与自然脚下，而是产生了与自然抗争的想法，于是便把本部落中的具有特殊才能或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加以夸大想象，塑造英雄形象。中国古代神话中，鲧为了治水而去偷取神土“息壤”，后被祝融处死；禹为治水而不惜与水族争斗，心系治水而三过家门而不入，展现了英雄对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后羿为拯救苍生于烈日之下而勇敢地挑战自然，展现了后裔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勇敢担当的精神。同样，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中也有众多英雄形象，如北欧神话中的贝奥武夫为保护人间带着14个勇士挺身而出，打败了巨人怪物格伦德尔，最后为杀害危害人间的巨龙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以其无

畏和智慧,为人类盗取火种,展示了英雄对知识和自由的追求,同时也揭示了他对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赫拉克勒斯作为古希腊最杰出的英雄,其惩恶扬善的正义形象,以及为普罗米修斯挺身而出的行为,体现了英雄的无私与勇敢。

这些神话中的英雄形象,往往承载着正义、勇敢和无私的品质,他们为了更高的理想或人类的福祉而奋斗,即便面对重重困难和牺牲也在所不惜,是人类心中崇高和正义的化身。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塑造了一个和麦其土司、和土司制度格格不入的英雄形象:“我”的叔叔——一个伟大的藏族爱国人士。这一角色可以说是英雄原型的置换变形。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叔叔积极为战争筹款,甚至为国民政府捐了一架飞机。而在捐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他还向侄子“我”求助,希望“我”能出资捐助政府,帮助国家击退日本人。叔叔的思想与生活在西藏的麦其土司等人相比而言,是非常前卫的,他舍弃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国家胜利上。和神话中的英雄一样,英雄的命运常常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牺牲:为了更高尚的理想、人类的福祉或民族的尊严,不惜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叔叔的结局也是如此,他所乘坐的船只遭到了日本人的轰炸,叔叔也不幸在这场轰炸中“失踪”。

2 《尘埃落定》的神话情节原型

2.1 替罪-献祭情节原型

古希腊的悲剧,又被称为“山羊之歌”,这一称谓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宗教和文化内涵。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认为,将“山羊之歌”理解为“替罪羊之歌”更为贴切,因为“替罪羊”在古希腊悲剧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4]在古希腊的宗教仪式中,羊扮演着核心角色。一方面,羊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化身,这一传说源于宙斯将狄奥尼索斯变为羊以逃避赫拉的迫害。另一方面,羊作为“半人半山羊”的神的随从,象征着圣物,被用作祭祀活动中表达虔诚的贡物。

在古希腊的祭祀仪式中,宰杀公牛或山羊是最为隆重的环节。人们会挑选最健硕的公牛或山羊,在新月升起、开耕播种的月份进行祭祀,为城市百姓祈求福祉。这种宰杀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剥夺,更是赋予了它们“献祭”的神圣使命,代表着造福众生的力量。

这种“替罪”习俗在古希腊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宰杀“替罪羊”或甚至活人,人们试图将社会的罪恶和灾难转移到这些“替罪者”身上,以此实现救赎和净化。这种仪式反映了人类主体精神和自觉意识的提升,人们开始意识到通过某种方式可以转移或减轻自身的罪恶感。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描述了古希腊“替罪”风俗的深入发展。在瘟疫流行时,穷苦阶层的人会被选为“替罪羊”,被养一年后穿上圣衣、用神枝装饰,并被领遍全城,以承担人们的全部灾害。最后,这些“替罪羊”会被扔出城外或被石头砸死。^[5]这种从“替罪”到“献祭”的着重性提升,不仅反映了古希腊社会对“替罪”仪式的重视,也展现了人类对于宗教仪式和救赎的深刻理解和追求。

在阿来的《尘埃落定》中,罌粟花战争是替罪-献祭情节原型的置换变形。罌粟花战争是麦其土司家的神巫们和汪波土司家的神巫们的战争,神巫们的加入,使得这一场战争充满了浓厚的神话传奇色彩。门巴喇嘛通过占卜提前预知到麦其土司家族需要有一个人来“替罪”,承担麦其土司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全部灾害。最后,是三太太央宗肚子里尚未出世的孩子当了这只“替罪羊”,用他一人的性命为麦其土司家换来了罌粟花战争的胜利。

此外,大智若愚的傻子二少爷“我”的死亡也是替罪-献祭情节原型的置换变形。作为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我”虽然被众人视为傻子,却因麦其土司的长子早逝而成为了麦其土司的继承人。“我”十分有先见之明,早已预见到了土司制度的崩溃:“我感到将来的世界不仅没有了麦其土司,而是所有的土司都没有了”^[6]。“我”的死亡发生在解放军进驻藏区解放藏区人民之际,此时各个土司势力纷纷被瓦解,土司权力即将终结之时。“我”被解放军俘虏后带回了自已的镇子,最终被麦其家的仇人所杀害。“我”的死亡,象征性地标志着整个土司制度罪孽的终结和土司制度这一旧秩序的瓦解,可以说身负使命的傻子二少爷的死亡正是一场仪式性的献祭,是象征着旧时代终结的牺牲品和替罪羊。

2.2 流浪情节原型

在文学领域,“流浪”这一主题往往描绘的是主人公在遭遇重重挫折和磨难后,远离故土和亲人的生存状

态。这一情节源头可追溯至古老的神话传说，在西方神话中，流浪情节通常围绕英雄角色展开。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在十年征战特洛伊后，因得罪了海神波塞冬而遭遇重重困境，历经十年漂泊，终于凭借智慧和勇气返回故土，成为文学史上早期的流浪原型。中国的神话和文学作品中也并不乏流浪情节。《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取经之路充满了艰难险阻，他们的流浪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追求。^[7]

在阿来的《尘埃落定》中，体现“流浪”情节的有麦其家的仇人——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我”年幼时，麦其土司出于贪婪，秘密买通了查查头人的管家多吉次仁，企图夺取查查头人的财富和女人。然而，事成之后，麦其土司却背信弃义，未能履行自己的承诺，反而冷酷地杀害了多吉次仁，并且对多吉次仁的女人和两个儿子下了驱逐令，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地界。因此，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便开始了被迫的流浪。多吉次仁的大儿子被迫流浪到了边境，在边境开了一个酒店，为复仇做准备。而多吉次仁的小儿子多吉罗布则成为了一个杀手，在暗处伺机而动渴望能够杀死麦其土司和麦其土司家的大少爷为自己的父亲报仇。流浪对于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而言，不仅仅是身体所处位置的移动和变化，更是他们对于自己内心深处复仇欲望的追求。流浪滋长了他们对麦其土司家的仇恨，在仇恨的滋养下，小儿子多吉罗布杀害了麦其家的大少爷，大儿子杀害了“我”，他们二人最终为自己的父母报了仇。

基于以上分析，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解析《尘埃

落定》这部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作家无意识地捕捉原始意象，并将其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相结合，以富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式呈现。通过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尘埃落定》进行解析，可以看到作品中的“阴影原型”和“英雄原型”等神话人物原型以及“替罪-献祭”和“流浪”等神话情节原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与古老的神话传说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作品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深层内涵。这些原型不仅为作品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感，也为读者理解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命运走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827-829.
- [2] 叶舒宪. 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8: 84-85.
- [3] 阿来. 尘埃落定[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157.
- [4] 特里·伊格尔顿. 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5] 詹·乔·弗雷泽. 金枝[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 [6] 阿来. 尘埃落定[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857.
- [7] 陈美企. 神话-原型批评视野下的寻根文学解读[D]. 山东: 青岛大学, 2019.